京劇叢刊

第三十五集

木兰从軍
鍘包勉
赤桑鎮
定計化緣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丛刊

第三十五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0070·136　字数58,000　开本:787×1092耗1/32　印張 3 1/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定价0·32元

編 輯 凡 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剧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木 兰 从 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記

«木兰从軍»是根据中国著名古詩«木兰辞»改編的剧目。

北魏时，突厥进犯，元帅賀廷玉率兵迎敌，因兵力單薄，遂征調旧日退伍官兵，开赴边关，共御外侮。

当征兵差官按照軍籍傳到花弧家中的时候，花弧的女兒木兰正在机房織布。差官傳达了这一紧急軍令之后，爱国而又孝順的木兰开始焦虑了：父亲年老多病，怎能讓他出征，家中沒有适龄的男子可以代替，而軍情又如此紧急……最后，她下定决心，替父从軍。

聪明、坚定的花木兰，終于說服了父亲，改扮男装，踏上征途，渡黄河，越黑水，策馬如飞，馳赴前綫。

花木兰投入了战斗，在几次战役中立下大功；經过十二年的苦战，賀廷玉和兵将們終于打敗了突厥。

奏凱前夕，花木兰向賀廷玉請求准許她回家疗养箭伤，經許可后，木兰回到了一别十二年的故乡，花弧夫妇已是鬢髮如銀的人了，但看到故国山河无恙，女兒胜利归来，不禁悲喜交集。

賀廷玉准备把女兒許配花木兰，同时奉命替魏王傳詔晉封木兰官爵幷予賞賜，就带着聖旨赶到花家。这时木兰已脫去战袍，恢复女装，賀廷玉見了竟不能辨認，及至木兰說明經过，他才知道同征十二年勇敢善战的花将軍原来是个女子。

这个剧本是馬少波改編的，由中国京剧院杜近芳、李慧芳等演出后，成为該院保留剧目。

剧中人物

花木兰(旦)	差　官(生)	花木棣(前娃娃生,后小生)
地　方(丑)	花木蕙(旦)	花　弧(末)
花　母(老旦)	賀廷玉(淨)	張　英(武老生)
韓　策(净)	刘　忠(末)	孙安吉(末)
周　明(净)	王　福(丑)	突厥王(武净)
四魏兵	兵士甲乙	四魏将
六兵士	突厥軍	

第　一　場

〔开幕：机房前的庭院，房内靠近門窗处設織机，楹柱上悬有宝劍。

〔花木兰上。

花木兰　（唱四平調）

这几日老爹爹臥病在床，

每日里侍湯藥晝夜辛忙。

且偷閑勤紡織来到机房，



但願得老爹爹福寿安康。(牌子，坐院內树下

整理織布用具)

这几日爹爹臥病，是我晝夜侍奉湯藥，未到机房。

今日父病見好，不免紡織便了。(唱織布曲)

花木兰紡織在机房，

紧穿梭，十指煩忙。

女兒家应勤劳，

离开妆台旁。

每日里，梭兒飞，風馳一样；

每日里，織出布白如霜。

〔花木棣領差官、地保上。

木　棣　姐姐，有人找爹爹来了！

花木兰　是哪个？(起身，看視。)

地　保　花弧在家嗎？上差到了！

花木兰　上差到了，有何公干？

差　官　今有突厥侵犯我国，我等奉了賀廷玉元帅之命，特地召集各地乡民，参加軍伍，并按軍籍征調旧日官兵，为国报效。

花木兰　軍書之上，可有我爹爹的名字？

差　官　你家爹爹可是花弧？

花木兰　不錯，正是花弧。以前也在軍伍，如今年老退休啦。

差　官　(查卷)軍書十二卷，卷卷都有你爹爹的名字。

花木兰　我家爹爹已然退休，也要入伍么？

差　官　此次征兵，非同往日，退伍軍官，除非殘疾，一概回伍从征。

花木兰　若是年老多病呢？

差　官　年老多病者，兒子可以代替。

花木兰　哦，年老有病者，兒子可以代替。

差　官　可以代替。

花木兰　若是无有兒子呢？

差　官　姑娘，“官差不自由”……

地　保　对啦，沒有兒子代替，就只好叫老人家亲自出征了。

差　官　是啊，軍情紧迫，轉告你家爹爹，速速准备登程。我們要去了！正是：

边疆風声紧，須速到軍前！

〔差官、地保下，花木棣另一边跑下。

花木兰　（唱南梆子倒板）

恨賊寇无端的兴兵犯境，（接唱南梆子）

眼見得老爹爹就要远征。（“啞笛”，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爹名，阿爹无大兒，木兰无長兄。老人家，年迈又多病，怎好万里出征！（接唱）

国家兴亡匹夫有份，

难道說女兒家永守閨門？

我有心应征去从軍上陣——

怎奈我生就个女兒之身。（“啞笛”，嘆息，回

身織布)

〔木蕙上，在一旁窃听。

花木兰　(唱西皮摇板)

我这里心如麻无心織紡——("啞笛"，停織)

为国效力方称我心。

唉!

花木蕙　啊，妹妹，为何背地嘆息?

花木兰　(微惊)未曾嘆息。

花木蕙　姐姐来在門外，未听得紡織声音，只听得唉声嘆气，怎說无有?啊，妹妹，有什么心事，难道还瞞过为姐的不成?快快告訴我吧，也好替你作主呀。

花木兰　什么心事?——我什么心事也无有哇。

花木蕙　哦，是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啊，妹妹的年岁已經不小了。

花木兰　(微有怒色)小妹年岁虽大，还大的过姐姐不成么?你也是常常咳声嘆气，难道也是为了当嫁不当嫁么?

花木蕙　你这丫头……到底为了何事，快快告訴为姐。

花木兰　哎呀姐姐，你还不知呢!适才上差到来，言說突厥进犯我国，爹爹名字也在軍籍。想爹爹年迈，又在病中，如何經得起征战之苦?故而在此嘆息。

花木蕙　怎么，爹爹偌大年紀，又要从軍出战么!……

唉！

花木兰　姐姐！你也嘆息起来了！

花木蕙　嗳！（唱搖板）

听說是征战事心中焦躁！（接"啞笛"）

妹妹你看怎样才好哇？

花木兰　上差言道，年迈不能入伍者，兒子可以代替。

花木蕙　爹爹无有長男，兄弟年幼，你我二人偏偏又是女子。（接唱）

女兒家怎能够去把鋒交！

〔花弧扶木棣上。

花　弧　（唱搖板）

这几日病纏身精神不爽，

年迈人如同那瓦上之霜。

花木兰
花木蕙　爹爹。

花　弧　你們都在这里！

花木蕙　爹爹病体尙未康复，还是在后面休养的好！

花　弧　不妨，不妨，走动走动也好。兒呀！方才听你兄弟言道，差官到此，为了何事呀？

花木蕙　这……（示意花木兰）

花　弧　啊？

花木兰　这……

花　弧　你們为何不講？到底为了何事啊？

花木兰　爹爹呀！（唱流水）

适才間有差官来傳軍令，

他言說突厥王侵犯边庭，

都只为父当年在疆場效命，

那軍書十二卷一卷一卷有姓名，

賀元帅盼兵将征調甚紧，

命爹爹整行装即日出征。

花　弧　哦！（唱搖板）

听說是突厥王兴兵犯境，

好山河豈能容敌寇横行！

为国家理应当重去效命——

怎奈我年衰迈疾病纏身；

怕只怕想尽忠难把忠尽——（接“啞笛”）

〔地保上。

地　保　花弧在家嗎？

花木蘭　爹爹，有人喚你！

花　弧　請了进来！（迎上前去）小哥！（接唱）

莫不是为从軍事催我登程？

地　保　不錯，正是为了征兵之事，只因边关軍情紧急，限令入伍之人，即日赶赴賀元帅麾下听点，不可違誤；軍帖在此，你赶紧安排安排，急速起程吧！

花　弧　小哥，这年迈不能入伍的呢？

地　保　年迈不能入伍的，兒子可以代替呀。

花　弧　若是无有兒子呢？

地　保　那就只好亲自前去了！

花　弧　哦哦！有劳小哥亲自傳喚。

〔花母上。

地　保　我要走了！您就赶紧准备登程吧！

花　弧　吃杯茶再走！

地　保　不用了！这軍帖还有几处沒送哪！回見吧。

（下。）

花　弧　恕我不远送了！

花　母　佬佬，地保到此为了何事呀？

花　弧　与我送軍帖来了！

花　母　軍帖？

花　弧　正是！

花　母　偌大年紀，难道还要从軍打仗么？

花　弧　媽媽哪里知道，只因突厥又来犯境，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軍籍，义不容辞，媽媽，与我收拾行装，我明日就要起程了。

花木兰　且慢！爹爹之言，果然不差；只是爹爹年迈，又在病中，如何經得起征战之苦？爹爹还要三思！

花　弧　为父虽然年老多病，只是軍事甚急，又怎能不去？

花木兰　上差言道：年迈不能入伍者，兒子可以代替！

花　弧　你姐妹二人上无兄長，兄弟年幼，怎能替我，必須为父亲自前去。

花木兰　爹爹呀！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兒不才，願替父从軍！

花　母　哎呀，兒呀！一个女孩兒家怎能上陣交鋒？你

这丫头，敢莫是瘋了么！

花木蕙　是呀，妹妹你說的眞是瘋話呀！

花木兰　爹爹、母亲哪！（唱二六）

劝爹娘放寬心准兒所請，

为国家杀敌兒早有此心。

老爹爹无大兒替父从軍，

花木兰此去定立功勛。

虽然兒年輕未出閨門——（接唱摇板）

胆量豪、武艺高爹娘放心！（接“啞笛”）

花　弧　兒呀，为父曉得你这一片孝心也就是了，兒虽有全身武艺，只是一个女孩兒家怎能从軍征战哪！

花　母　是啊，有这片孝心也就够了，女孩兒家怎能上陣交鋒打仗啊！

花木蕙　征战之事非同兒戏，你我俱是女流，怎能上陣交鋒！

花木兰　为国效力，男女俱是一样，兒虽女流，素日跟着爹爹，学会兵法武艺，若不施展出来，学它作甚？何况女子領兵杀敌，自古有之。

花　弧　那都是些个前輩的女英雄，我兒怎能比得。

花木兰　前輩的女英雄，女兒怎么就比不得！

花　弧　比不得。

花木兰　比得。

花　弧　比不得。

花木兰　嘍，比得呀！（唱流水）

爹娘且慢阻兒行，

女兒言来听分明：

吳宮美人曾演陣，

秦風女子号知兵，

馮氏西羌威远震，

荀灌娘年幼守过危城。

自古巾幗留美名，

願替爹爹去从征。（接“啞笛”）

花　弧　兒呀，你願学古人也是好的，只是軍中无有女子，怎能前去呀！

花木蕙　依姐姐看来，妹妹勇气倒有，只是此事，有些不大稳便。

花木兰　怎么不大稳便哪？

花木蕙　妹妹是个女子，去到軍前，与男子共事，那还得了么！

花木兰　这个……我想过了。（接唱流水）

改扮成男子样，

从軍頂替兄弟名。

就說是花木棣替父上陣，

諒他們也难辨雌和雄。（接“啞笛”）

花　弧　兒呀，你为国为家，有此胆量也就是了。女扮男装，总是不便哪！

花　母　是啊，一个女孩兒家，倘若被人識破那还了得，我看还是不去的好。

花木兰　母亲哪！（接唱流水）

孩兒我自知道小心謹愼，

断不会被人識破我是女兒身。（接"啞笛"）

花　弧
　　母　还是不大稳便，去不得。

花木兰　兒去得的。（接唱散板）

爹娘不肯放兒行——

也罢！（轉身拔劍。）

〔花母、花木蕙急拉住。

花木兰　（接唱）兒死在阶前也不願生。

花　母　唉！这不是叫我为难么！

花　弧　（唱散板）

木兰兒虽女流剛强成性，

倒叫我年迈人感伤在心。

花木兰　爹爹兒去心已定了！（接唱）

兒誓志替父从軍决心已定！（毅然以劍砍地，跪在花弧面前。）

花　弧　好！（接唱）

为父我成全兒一片虔心。

好！为父也不再拦阻于你。

花木兰　多謝爹爹。（含笑把劍交給花木蕙。）

花　弧　只是还要从容計議。

花　母　一个女孩兒家前去，怎能教人放心得下呀！

花　弧　（轉向花木蕙）兒呀！为父的甲胄还在，你們且去收拾收拾，看天色还早，为父要到鎮上与女兒备办

弓箭鞍韂。媽媽，安排些个酒飯，今晚我們全家团聚一宵，明早送她登程！

花　母　唉！

〔花弧隨着伴奏的乐曲下。花木兰兴奋地抱住花木蕙的手臂，不自主的把花木蕙抓痛了；花木棣頂了一頂战盔跑上。

〔花木兰接过战盔，笑拉花木棣下。

〔閉幕。

第　二　場

〔开幕，黎明，战場前哨的城垣上，一边有士兵守衛。

賀廷玉　（內唱二黃倒板）恨敌騎犯边关东窜西扰。

〔四兵士、張英引賀廷玉上。

賀廷玉　（接唱“廻龙腔”）

为武将、御强暴、枕戈待旦、秣馬励兵哪顧辛劳。

〔風声、馬嘶。

賀廷玉　（接唱二黃原板）

边塞上战馬嘶北風怒号，

敌营內一陣陣胡笳声高——（远眺敌营。）

士兵甲　参見賀元帅。

賀廷玉　免禮！（接唱）

这几日可曾有敌兵来扰？（接“啞笛”）

士兵甲　半月以来，敌人虛張声势，只是未曾进犯，不知是何緣故？

賀廷玉　敌人愈加險詐了！（想）倒要时刻提防！（接唱）

安排好弓箭刀槍，准备着一旦間与敌兵再把兵交！（"啞笛"，檢視士兵弓矢武器。）

士兵甲　元帅！各路的援軍，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哇？

士兵乙　是啊！咱們的援軍，几时能到哇？

賀廷玉　本帅已然命人回朝調集兵将去了。延安，綏德两郡援軍不日可到也。（唱散板）

各郡兵不日里源源来到，

平敌寇守疆土还要勤劳——

〔效果、远处烽火又起，众惊望。

賀廷玉　啊！（接唱）

馬鞍山烽火起把敌情傳告——

要提防突厥王又生計巧。

張将軍！

張　英　在。

賀廷玉　速回大营，調集本部兵将，馳援馬鞍山，不得有誤！

張　英　得令！（急下。）

〔韓策急上。

韓　策　元帅！馬鞍山烽烟又起，想是敌軍大举来犯；我軍兵微将寡，只恐难以取胜，請元帅派遣末将，带領一支人馬，前去馳援，以免疏虞！

賀廷玉　韓将軍，此处敌情如何？

韓　策　連日不見敌軍动靜，料他們不敢来犯！

賀廷玉　敌軍近日有何增調无有？

韓　策　縱有增調，不过是虛張声势而已！

賀廷玉　嗯！何言虛張声势而已！韓将軍，突厥用兵，十分奸詐，你久戍边关，还是这等粗心大意！

韓　策　是。

賀廷玉　馬鞍山一带，本帅自有安排，你自統領本部兵将加紧提防，此处山口，不可半点疏忽大意！

韓　策　遵命。

賀廷玉　（唱二黃散板）

韓将軍守陣地关系非小！

馬鞍山退敌兵我自有計較！

回营！（率張英、四兵士下。）

韓　策　兵士們！突厥用兵，十分奸詐，准备弓箭、擂石、小心防守！

兵　士　啊！

〔閉幕。

第　三　場

〔开幕，辽闊的塞外原野，花木兰戎装上，走边。

花木兰　（唱“新水令”）

西市买得鞍和韉，

催馬加鞭赴征战。

左手握韁轡，

右手揮長鞭，

遥望边关，

急忙里莫迟延。

（念）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

羽書如火急，策馬莫停蹄。

俺花木兰，改名木棣。自从拜别爹娘，前去从軍；一路行来，風餐露宿，戴月披星，过了黄河，将渡黑水。回首家乡，已被白云遮住，耳边廂只听河水声喧，爹娘喚兒之声是听不見的了。想我木兰呵！

（唱“折桂令”）

俺生小哪識甲冑装束，

居然錦带吳鈎，

窄蛮靴欲蹴天驕。

征程未久，早到了黑水前头，

这一搭霜林紅綉，

那半壁胡騎啾啾。

俺双亲腸挂心憂，

听不見呼女音柔。

俺此去呵！

只索是冲鋒杀敌，

不承望挂印封侯。（趟馬下。）

〔暗轉。

第 四 場

〔刘忠、孙安吉趟馬領周明上。

王 福 (內喊)喂，你們慢点走，我赶不上了！

〔王福上，牌子，趟馬，众回馬等候。

王 福 各位，今天又走了不少路了！先下馬歇息歇息再走好不好！

周 明 嗐，你的事兒也太多了！

王 福 怎么会我的事多呀！

周 明 本来就是你事多嗎！大伙兒老等着你！

王 福 你們一道上老埋怨我，我倒有了管主了！

〔远处馬嘶。

刘 忠 (解劝地)好好好，后面有人来了，我們就下馬歇息歇息再走！

王 福 这还差不多！

〔众下馬。

〔花木兰上。

花木兰 众位請了。

众 請了。

花木兰 敢是往前敌而去？

众 正是。

花木兰 在下也是往前敌去的。

王 福 你也下馬歇会兒再走好不好？

花木兰　好，我們下馬講話。（下馬。）

众　　　請問壮士尊姓大名？

花木兰　在下花木棣。

众　　　原来是花壮士，失認了。

花木兰　請問列位尊姓大名？

刘　忠　在下刘忠。

孙安吉　孙安吉。

周　明　周明。

王　福　哈，我叫王福。

花木兰　失敬了。

众　　　豈敢。

刘　忠　听壮士講話，好像延安府的人氏！

花木兰　正是延安府尙义村的人氏。請問列位哪里人氏？

众　　　我們都是延安府人士。

花木兰　原来是同乡。

王　福　旣是同乡，这一路之上还得彼此照应着点兒呀！

花木兰　那个当然！看前面离前敌不远，我們大家上馬同行！

众　　　請。

〔众上馬，圓場。

王　福　喳，怎么剛歇一会兒就走哇，咱們再說会兒不好嗎？

〔众不答。

王　福　（无奈上馬，赶上去）列位，别忙啊！可离前敌不远啦，眼看着就要交鋒打仗啦，还不定是死是活哪！諸位呀！咱們不如慢着点走，他們要是打了胜仗，咱們就甭去了！回家守着老婆孩子，过个太平日子多好哇！

花木兰　壮士此言差矣！我等此去与敌人交战，杀敌立功，待得成功之日，万人景仰；就是为国捐軀，落得了万古流芳。有道是：有国才得有家，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父母妻子，才得平安度日。倘若人人都像壮士这等議論，不肯当兵打仗，等得敌人得了天下，我等国亡家破，墳墓田园，尚且不保，妻子兒女，更不知往哪里去了！

王　福　照您这么說，还是得咱們当兵打仗。唉，看起来还是女子占便宜喲！

花木兰　怎見得？

王　福　你想啊，天下的苦事都讓咱們男子做啦，女子們留在家里干什么呀，享福！

花木兰　壮士此言又不对了！想我等男子出征以后，女子在家，耕种紡織，終日勤劳，使家家丰衣足食，軍前人壮馬肥，我等身上所穿，腹內所用，都是她們辛勤所得。怎說女子无用？

刘　忠
孙安吉　花壮士所見甚是。

周　明　对呀，花壮士說得对呀！

王　福　好好好，說的对，你們都对，就是我一个人不

对还不成嗎？

花木兰　（內擂鼓声）列位，前面战鼓声喧，想是我軍与敌人交战，你我赶上前去！

众　　請。

〔众打馬同下。

〔暗轉。

第　五　場

〔战場。

〔突厥王，率突厥全軍与韓策等对打，韓策率兵敗下。

〔賀廷玉率賀軍及二将上，韓策敗上与賀廷玉会合；突厥王率兵上与賀廷玉对打，賀廷玉全軍敗下，突厥王率兵追下；張英率兵上，与突厥兵将对打。

〔賀廷玉全軍被圍。

〔張英与突厥兵对打，花木兰及四征兵上，杀退突厥兵将，解救了張英。

張　英　小将軍何来？

花木兰　我等是延安的新兵前来应援！

張　英　哦，延安的征兵到了。

花木兰　将軍！前方軍情如何？

張　英　（叫头）小将軍，賀元帅被困重圍，甚是危急。

花木兰　哦！賀元帅身陷重圍——后面杀声四起，好！我們杀上前去！

〔众下。賀軍与突厥軍上对打，花木兰、二征兵、張英等相繼上，与突厥兵将对打；与韓策、魏将等会合，深入重圍。

〔賀廷玉与突厥王上对打，賀廷玉将要落馬，花木兰与韓策、魏将、張英等上，击退突厥兵将，韓策率兵追下。

花木兰　此位可是賀元帅？

張　英　正是。

花木兰
四征兵　我等参見元帅！

賀廷玉　小将軍，你是……

花木兰　我等乃是延安府的新兵，到此应援！

張　英　他等俱是延安府的征兵！

賀廷玉　哦，延安府的征兵到了！（对花木兰）你叫什么名字？

花木兰　花木棣。

賀廷玉　哦，花木棣。（內喊杀声）好好好，随本帅杀出重圍！

〔賀廷玉、花木兰等同下。

〔閉幕。

第　六　場

〔开幕，战場夜景。

花木兰　（內唱西皮倒板）

俺自从到边关家乡音杳，

〔兵士甲、乙上，花木兰上。

花木兰　（接唱正板）

这几載在軍中累建功劳。

奉将令在营前四周巡哨，

乘月色跨战馬去走一遭。

为国家才把那双亲撇掉，

征战中顧不得夙夜辛劳。

夜深沉疏林边月光斜照——（鳥声）

啊！（接唱散板）

忽听得飞鳥过費我推敲。

啊？想这夜静更深、群鳥乱飞，倉惶从北而来，是何緣故？——哦哦哦是了，这几日敌人无有动静，莫非今晚敌寇前来偷营劫寨——（望）来！掩蔽灯火，速回大营！（兵士甲、乙熄灯，隨花木兰急下。）

〔暗轉。

第 七 場

〔开幕，賀廷玉帳中。

〔賀廷玉上。

賀廷玉　（唱西皮搖板）

这几日未曾見敌兵动静，

縱无事也須要时刻当心。

〔花木兰急上。

花木兰　元帅可在帳中？

賀廷玉　何事？

花木兰　花木棣求見元帅。

賀廷玉　原来是花将軍，帳內叙話。

花木兰　是。(进帳)参見元帅！

賀廷玉　将軍少礼。

花木兰　末将有紧急軍情告禀。

賀廷玉　快些講来！

花木兰　元帅！今晚敌兵必然前来偷营劫寨，元帅須要早作准备，以防不测！

賀廷玉　敌兵前来偷营，花将軍从何知曉？

花木兰　元帅呀！(唱快板)

末将奉命巡营哨，
群鳥飞过甚蹊蹺，
定是敌兵来窜扰，
惊动林中鳥离巢。

賀廷玉　花将軍所見不差。速傳众将进帳！

花木兰　得令。——元帅有令，众位将軍进帳！

众　将　(內)来也。

〔众将、四征兵急上。

众　将　参見元帅！

賀廷玉　众位将軍少礼！适才花将軍巡营了哨，見群鳥惊飞，掠空而过，定是敌兵前来偷营；各位将軍各带本部人馬，悄悄退出营寨，分路埋伏，待等敌人

深入，四面包圍，莫放他一人逃走！

众　将　得令！

賀廷玉　花将軍，带領一支人馬，繞至敌后，切断敌軍退路，相机行事。

花木兰　得令！

賀廷玉　众位将軍，悄悄撤出营寨！

众　将　啊！

〔众兵将、花木兰、賀廷玉分下。

〔暗轉。

第　八　場

〔开幕，战場夜景。

〔突厥王率兵将悄悄上。

突厥王　搜索敌营！

二　将　（入内搜索，惊惶回报）乃是空营！

突厥王　（大惊）哎呀，速速撤回！

〔突厥全軍后撤，与賀廷玉軍相遇，大战，突厥王退下，賀廷玉追下。突厥兵将与賀軍兵将对打，突厥兵将败下，賀軍追下。

〔暗轉，换景——边塞战場夜景。

〔突厥王率兵潰退，与花木兰相遇，大战，突厥王败下，花木兰率兵追下。

〔突厥王率弓箭手上，賀廷玉兵将追上，花木兰率兵追

上，大战，花木兰中箭，带箭奋战，擒住突厥王。

〔黎明。

賀廷玉　(下馬)花将軍怎么样了？

花木兰　一时大意，誤中箭伤，元帅不必担心！

賀廷玉　今晚大获全胜，生擒突厥王，皆是花将軍之功。

花木兰　乃是元帅与众位将士之功！

賀廷玉　快快攙扶花将軍回营！

〔二征兵扶花木兰下。

賀廷玉　張将軍！(張英应)追杀殘寇！

張　英　得令。(下。)

賀廷玉　众将官，回营！

〔賀廷玉上馬。韓策等率兵押突厥王下。

〔閉幕。

第　九　場

开幕，夜，花木兰帳中。

〔花木兰上。

花木兰　(唱西皮正板)

前日里与敌兵一場大战，

擒番王平狼烟好不欣欢！(牌子)

想俺花木兰，从軍一十二載，如今边关已靖，番王就擒，元帅回朝之后，定然論功行賞，升官晉爵！

想我乃是个女子，乔装替父从軍，若留在朝中，日久必然泄露，如何是好！（想，接唱）

留朝中日久長恐露破綻，

倒不如借养伤轉回家园。

〔賀廷玉上。

賀廷玉　（唱搖板）

且喜得擒番王外患平定，

花将軍带箭伤我心不宁。（进門）

啊，花将軍！

花木兰　参見元帅。

賀廷玉　将軍少礼，花将軍箭伤怎么样了？

花木兰　稍有疼痛，諒不妨事。元帅請坐。

賀廷玉　有座。想此番擒了番王，夺了营寨，俱是将軍之功也。

花木兰　豈敢。功在元帅运筹指揮，与全軍将士奋勇杀敌，末将何功之有？

賀廷玉　将軍不必过謙，本帅已然命人回朝奏明聖上，为将軍报功請賞！

花木兰　（微惊）末将不敢！

賀廷玉　如今边乱已然平定，不日奏凱还朝，本帅定要把将軍的功劳面奏聖上，那时节花将軍定然是加官受爵。

花木兰　边乱平定，末将夙志已遂，不敢望升官受賞，只求重回故里，侍奉双亲，于願足矣！

賀廷玉　花将軍少年从軍，家中双亲在堂，不知何人照料？

花木兰　有姊姊、兄弟照料！

賀廷玉　哦！花将軍，你可曾定过妻室呀？

花木兰　(含羞)啊，我是无有妻室的呀。

賀廷玉　哦！将軍少年英俊，还未曾定过亲事嗎？

〔花木兰不答。

賀廷玉　本帅，有一言不好啓齿。——本帅有一个小女，与将軍年紀相当，倒也有些才貌，如今待字閨中，将軍若不嫌棄，我就将她許配将軍为妻……

花木兰　啊，元帅……

賀廷玉　花将軍，一定是应允的了哇(笑)哈哈……啊，将軍意下如何？

花木兰　啊……啊喲喲……

賀廷玉　怎么样了！

花木兰　箭伤發作了！

賀廷玉　将軍好好将养，不可輕动……

花木兰　是。

花木兰　啊喲！疼痛得很！

賀廷玉　待本帅喚人与你看視！

花木兰　不妨事……啊，元帅，末将从征一十二載，如今边乱平定，望元帅准許末将回家，探望双亲，也好将养箭伤。

賀廷玉　将軍探望双亲，不必过急，待等封官成亲之

后，再荣归故里也还不迟。

花木兰　末将归心似箭，望元帅准許我回家，探望双亲，如不見允……（撫伤）喂喲喲……

賀廷玉　如此，将軍先回故里探望双亲，本帅回朝之后，还要亲自到府探望。

花木兰　元帅朝中公忙，不敢惊动。

賀廷玉　何謙虛也。本帅尚有他事，待等将軍荣归之日，再来送行。

花木兰　不敢劳动元帅！

賀廷玉　好，本帅去了！

花木兰　奉送。

賀廷玉　本帅去了！（又返回）花将軍！……啊，小女之事，一言为定的了哇！哈哈哈哈！（下。）

花木兰　（笑）賀元帅眞是老眼昏花，不辨雌雄，要将他的爱女許配于我，这，这不是天大的笑話喲！眞眞羞煞人也！（唱摇板）

留朝中受官祿并非我志，

乞明駝千里足故乡奔馳。（下。）

〔閉幕。

第　十　場

〔开幕，尙义村外。

〔花弧上。

花　弧　（唱西皮搖板）

木兰兒从軍去一十二載，

倒叫我終日里挂在心怀；

适才間聞捷报我軍奏凱——

想我兒她必定快要回来！

〔花木兰催馬上。

花木兰　那边敢是爹爹么？（急下馬）孩兒木兰回来了！

花　弧　兒是木兰？

花木兰　正是。

花　弧　女兒？

花木兰　爹爹！

花　弧　（悲喜交集）兒呀！（唱西皮散板）

一見女兒轉回归！木兰，女兒啊！

一陣喜来一陣悲，

自从我兒去塞北，

只恐我兒惹事非。

花木兰　（接唱）木兰从此把伍退，

侍奉爹娘永相随！

花　弧　（接唱）手拉女兒回家去——（花木兰拉馬）

你母正在盼兒回！（拉花木兰下。）

〔暗轉。

第十一場

〔倘义村附近。

〔"要孩兒" 王福騎馬上，周明追上。

王　福　喂，你快点走哇！

周　明　你忙什么！等我一会，元帅大队落在后头了，咱們先下馬歇一会兒。

王　福　下馬歇一会兒？好好好。

周　明　你一个人在前头跑什么呀？

王　福　回家了，还不跑在前边！

周　明　哦，回家了就跑在前边，想当初咱們从軍上陣的时候，你怎么不跑在前边，总是煞后呀？

王　福　嗳！你怎么老掘我的老根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初从軍上陣的时候，我要是老在前边，那我这一会兒不就跟花将軍一样了嗎？

周　明　你哪一点兒能比得了花将軍，你看：花将軍这一回够多么体面，聖上欽賜盔鎧甲胄，絲緞金銀，花将軍在家中养伤，賀元帅亲来傳詔，不要說你，連我也比不了人家。

王　福　要論武艺我是比不了花将軍，要是当个謀士、說客，元帅还重用我呢！

周　明　元帅重用你什么了？

王　福　作說客呀！

周　明　說什么？

王　福　說媒呀！

周　明　哦，說媒呀！

王　福　你还不知道呢，賀元帅有一位小姐，有意許配花将軍为妻，念我与花将軍同乡，托我作个媒人。

周　明　这是好事呀！你慌手慌脚地别把这樁好事給办坏了！

王　福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这么容易的事还能办坏呀！那我王福就太笨了。你想啊，花将軍还沒訂过亲事呢，賀元帅在軍中又当面提过亲啦。再者說，元帅的小姐許配給花将軍，这还不是送上門去的好事，誰还能不願意呀。你看着吧，不是我王福誇口，此番到了花将軍府上，管保是順水推舟，三言两語不費吹灰之力，这件事情就算說成了。

周　明　那我还要喝杯喜酒呢。

王　福　你放心吧，有我这个媒人在里头，少不了你的喜酒喝。

周　明　元帅来了！

王　福　等一等吧。

〔兵士們搭礼担，差官等隨賀廷玉上，牌子。

王　福　啓禀元帅，前面已是尙义村了！

賀廷玉　好，你等先行一步，打听花将軍的住处。

王　福　是。——喂，走哇，这边兒的道路我熟得很！

周　明　好。

〔周明、王福拉馬下。

賀廷玉　緩緩而行！

〔牌子，众同下。

第十二場

〔开幕，花弧家中。

〔花弧、花母上。

花　弧　(唱西皮搖板)

且喜女兒回家轉，

花　母　(接唱)朝夕陪伴在膝前。

〔花木棣上。

花木棣　(接唱)有人寻找花木棣，

尙义村外車馬喧！

爹爹，村外来了許多車馬，跟随几位軍官，打听我的名字。

花　母　哦，有这等事！

花　弧　嗳，哪里是問你，分明是有人看望木兰女兒来了！

花木棣　不錯，定是看望我姐姐来了！

花　母　哎呀不好，倘若是軍中同营之人前来，問起这花木棣，我們是怎样答对呀！

花　弧　这个……

〔地保上。

地　保　花公公，賀元帅看望花将軍来了！

花木棣　哎呀，找到門口来了，我告訴我二姐去！（下。）

花　母　我去問問女兒見是不見！（下。）

〔吹打，差官、兵士、刘忠、王福等引賀廷玉上，花弧出迎。

花　弧　老朽参見賀元帅！

賀廷玉　老将軍少礼！

〔地保、差官領兵士下；花弧讓賀廷玉、王福、周明等入內。

賀廷玉　二位将軍見过花老先生。

王　福
周　明　啊，花老先生。

花　弧　不敢，老朽也有一礼，請坐。

众　　　告坐。

賀廷玉　聞得老将軍，早年馳騁疆場，深为景仰。

花　弧　豈敢！豈敢！小兒在軍前一十二載，多蒙元帅教誨，老朽当面謝过。

賀廷玉　豈敢！令郎平定边乱，屡建奇功，已晋封大将軍之职。聖上恩賜盔鎧等物，命本帅亲自傳詔。

花　弧　哎呀呀，小兒有何德能，敢劳聖上恩賜，元帅亲临。

賀廷玉　令郎智勇双全，人人敬爱，理当如此。

花　弧　元帅誇奖了。——女兒呀，打茶来！

〔花木蕙捧茶上，送茶。

賀廷玉　罢了，这是何人？

花　弧　小女木蘭！——兒啊，見过賀元帅。

花木蘭　是，拜見賀元帅。

賀廷玉　罢了。

〔花木蘭下。

賀廷玉　老将軍膝下有几位令郎、小姐？

花　弧　唔，只生他們姐弟三个。元帅請茶！

〔賀廷玉示意王福提亲。

王　福　老将軍請过来！

花　弧　是，将軍有何話講？

王　福　老将軍！令郎智勇双全，少年英俊，我家元帅十分喜爱。

花　弧　哦，是是是。

王　福　賀元帅有一位小姐，才貌双全，与令郎十分般配，前在軍中已然当面提过亲事了，如今由我为媒，成全这樁喜事，老将軍您总是願意的啦。

花　弧　这个……

王　福　老将軍，您討这么一个兒媳妇，这还不是好事嗎！

周　明　是啊！

花　弧　这……

王　福　这杯喜酒我們是总得要吃的了，哈哈哈哈。

花　弧　啊……

周　明　看，你沒說清楚吧！

王　福　再說一回：老将軍，是这么回事，賀元帅有一

位小姐，与令郎才貌相当，有意……

花　弧　只是……这个……

賀廷玉　令郎因何不来相見？

王　福　他不是受了箭伤了嗎。

花　弧　不錯，受了箭伤了。

賀廷玉　本帅特来看望于他。老将軍！令郎箭伤可曾痊癒？

花　弧　伤势已然痊癒了。

賀廷玉　如此請来一見。

花　弧　只是她……她又病了！

賀廷玉　怎么，他又病了！

花　弧　是啊，她受了風寒，染病在床，不能接見，望元帅鑒諒。

賀廷玉　待本帅亲至床前探視。

花　弧　慢来，元帅不見也罢！

賀廷玉　本帅远路而来，哪有不見之理？

花　弧　元帅执意要見么！

〔花木蘭隨花母上。

花　弧　（悄悄地）哦媽媽，元帅要見女兒，你看見得的么？

花　母　見得的，答应了吧。

花　弧　是啊，元帅远路而来，哪有不見之理。媽媽，快快喚她前来！

花　母　兒啊，喚她前来！

花木蘭　妹妹快来。

花木兰　（內唱南梆子·倒板）

替爹爹从軍去十二年整，（易女装上，接唱南梆子）

到如今卸鎧甲又着罗裙。

羞答答我且把草堂来进，

諒元帅不認得陣前将軍。

賀廷玉　花将軍？

花木兰　元帅万福。

賀廷玉　啊，老将軍，这是何人？

花　弧　小女木兰。

賀廷玉　哎，本帅要見令郎花木棣，为何只請令愛相見？

花　弧　哎呀，元帅呀！这就是追随元帅一十二載的花木棣，（指花木兰）难道元帅就不認得了？

賀廷玉　啊！你就是随同本帅征战一十二載的花木棣将軍？

花木兰　正是。

王　福　啊？他怎么变成女的了？

賀廷玉　这是什么緣故哇？

花木兰　元帅呀！（唱流水）

那一日木兰当戶織，

見有軍帖来傳知，

言說边关軍情急，

要調老父从軍去。

爹爹年老弟年幼，

深恐一路有差迟，

因此上奴家扮男子，

万里迢迢赴戎机。

一十二载归田里，

仍然穿上旧时衣。

周　明　得，你这个媒人当不上了！

王　福　元帅这个岳父也当不上了！

賀廷玉　（唱搖板）

原来是花木兰改名木棣——

花　弧　（拉花木兰跪拜）元帅恕罪！

賀廷玉　（用手相扶）哈哈哈。（接唱）

看起来賀廷玉老眼昏迷。

巾幗英雄无人比！

花　弧　（接唱）元帅的恩情甚感激！

王　福　（接唱）十二年跟她在一起，

沒看出花将軍你是个女的。

花木兰　王将軍，想当年从軍之时，你說过“女子无用”可还記得么？

王　福　啊？这話……是我說的嗎？

周　明　不錯，是你說的，我听見了！

王　福　好好好，算我沒說还不行嗎！

〔众大笑。

〔牌子，花木棣上，花弧拉他拜見賀廷玉，賀廷玉扶

起看視，大笑。

王　福　(出門外吶喊)喂，你們快看看花将軍来吧！

〔差官捧礼品引众兵士上与花木兰相見，众皆惊異，花木兰与兵士們答礼。

花　弧　媽媽，备酒与元帅暢飲！

賀廷玉　請，花将軍！

花木兰　元帅！

賀廷玉　哈哈哈哈！

〔閉幕。

——剧終

鍘包勉

前　記

宋朝，包拯奉旨往陈州放粮賑灾，丞相王延龄与司馬赵炳同至長亭餞行。时有包拯的侄兒包勉奉母命亦赶来送行，包勉无意中将他在肖沙县任上貪贓受賄及吞沒賑粮行为告知赵炳，不料赵炳却当众轉告包拯，包拯在盛怒之下，大义灭亲，按律将包勉鍘死。

这个剧本是根据京剧舞台演出本，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何异旭整理的。原本中描写包拯性格比較模糊：鍘包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被赵炳当場揭發，无法下台；而鍘侄之后，对赵炳亦深有怨言，甚或有报复之意。这样，就貶低了包拯这一行动的正义性。整理本在这一方面作了适当的修改；此外，对个別詞句亦有所潤色。

剧中人物

王延龄（生）	赵　炳（丑）
包　拯（净）	王　朝（生）
馬　汉（净）	張　龙（净）
赵　虎（净）	包　勉（丑）
四校尉	四人役

第　一　場

〔四人役、王延龄上。

王延龄　(念引)調和鼎鼐，位列三台。

(念詩)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放粮济民难，民安国自安。

老夫，王延龄。宋室駕前为臣。今有門生包拯，奉旨陈州放粮，老夫去至長亭，一来与他餞行，二来有几句言語囑咐于他。——左右，打道長亭！

众　啊！

〔牌子，众圆場，赵炳上。

赵　炳　(看)啊，王老相爷。

王延龄　原来是赵司馬在此，今欲何往？

赵　炳　去往長亭与包拯餞行。

王延龄　哦，司馬也为此事而来？

赵　炳　若非聖上旨意，我才不愿凑这个热鬧呢！

王延龄　如此，你我一路同行。

赵　炳　相爷，你我此去好有一比，

王延龄　比作什么？

赵　炳　南天門打伞。

王延龄　此話怎講？

赵　炳　一路妖气。

王延龄　嘜，一路神气。——打道！

〔众同下。

第　二　場

包　拯　（内）开道！

〔四校尉、王朝、馬汉、張龙、赵虎、包拯同上。

包　拯　（唱西皮搖板）

金殿奉了聖上命，（接唱流水）

陈州放粮賑灾民。

王朝馬汉把路引——

〔王延龄、赵炳同迎上。

王延龄
赵　炳　（同）賢契
明公。

包　拯　大人。

王延龄
赵　炳　啊，（笑）哈哈……

包　拯　（同笑）哈哈……（接唱搖板）

见了大人礼相迎。

請。

〔同进入。

包　拯　門生有何德能，敢劳恩师与司馬前来餞行。

王延龄
赵　炳　此乃聖上旨意，何必过謙。

王　朝　宴齐。

王延龄
赵　炳　待老夫/老朽把盏。

包　拯　不敢。摆下就是。

〔牌子，入席。

王延龄
赵　炳　賢契/明公請。

包　拯　大人請。

〔牌子，同飲酒，包勉上。

包　勉　来此已是長亭。——哪位听事？

馬　汉　什么人？

包　勉　前去通禀，就說包大老爷要见。

馬　汉　候着。——启禀大人：外面有一个包大老爷求见。

赵　炳　明公，我朝有几个姓标的？

王延龄　嘜，姓包的。

赵　炳　哦，姓包的。

包　拯　就是学生一人。

赵　炳　怎么外面又来了一个包大老爷？

包　拯　想是新任官員。——馬汉，傳話出去，倉中有

粮，驛中有馬，新任官員教他們越程而过，一概免見。

馬　汉　是。——大人有話！倉中有粮、驛中有馬，新任官員越程而过，一概免見。

包　勉　煩劳再去通稟：我幷非新任官員，乃是大人的侄兒包勉，奉母命自原郡到此，一定要見。

馬　汉　候着。——启稟大人：来者幷非新任官員，乃是大人的侄兒包勉，奉母命自原郡到此，一定要見。

包　拯　如此，二位大人少坐。

王延龄
赵　炳　請便。

包　拯　侄兒在哪里？

包　勉　参見三叔父。

包　拯　罢了。尔的亲娘、我那賢德的恩嫂，在家可好？

包　勉　母亲在家，身体倒也康泰。

包　拯　不在家中侍奉你母，到此作甚？

包　勉　奉了母亲之命，特地与三叔餞行来了。

包　拯　哦，与为叔的餞行来了。

包　勉　正是。

包　拯　侄兒你来看？長亭之上，尽是些朝廷重臣，进得亭去，当講則講，不当講不要胡言乱語。

包　勉　三叔父自管放心，侄兒如今是会講話的呀。

包　拯　随为叔的进来。

包　勉　是。

包　拯　見过列位大人。

包　勉　遵命。——哎呀且住！想这長亭之上，俱是朝廷重臣，教我与哪位見礼，不与哪位見礼呢！这便怎么处！（想）有了。待我与他个漁翁撒網礼。——列位大人在上，喏喏喏，卑职这厢有礼了。

赵　炳　啊，娃娃，这叫个什么礼？

包　勉　这叫漁翁站船头……

赵　炳　此話怎講？

包　勉　这甩網一礼。

赵　炳　哦，如此說来，你連包大人也網在其內了。

包　勉　这个……取笑了。

赵　炳　啊，明公，此位就是令侄么？

包　拯　正是小侄包勉。

赵　炳　原来是大相公到此。——来，与他看座！

包　拯　且慢！列位大人在此，哪有他的座位。

赵　炳　有話叙談，哪有不坐之理。

包　拯　包勉，謝过列位大人。

包　勉　遵命。——哎呀且住！長亭之上俱是朝廷重臣，教我謝哪位，不謝哪位呢！（想）有了。我再甩它一網。——啊，列位大人在上，卑职这厢謝过。

赵　炳　娃娃不要甩網了。坐下罢。

包　勉　告坐。

包　拯　恩师，此番門生陈州放粮，不知恩师有何金言敎訓？

王延龄　这个……(目視赵炳)那廂有驛館楼台，待我与賢契登楼一叙。

包　拯　如此，司馬少陪一时了。

赵　炳　嗯，請。

包　拯　恩师請。

王延龄　請。

〔吹打，王延龄、包拯同下，众人役暗下。

赵　炳　嘿嘿，好話不背人，背人无有好話。你們一个恩师，一个賢契，叫得亲亲热热，把俺老赵甩在一旁，眞正的无有道理！

包　勉　哦，赵大人不要生气，卑职这廂又有礼了。

赵　炳　哎呀，娃娃，你又要甩網。

包　勉　嚒，見礼呀！

赵　炳　不要見礼，一旁坐下，一旁坐下。

包　勉　卑职告坐。

赵　炳　娃娃，你口称卑职，莫非在哪里作过官来？

包　勉　曾作一任肖沙县知县。

赵　炳　官兒虽小，倒是个正印。老夫偌大年紀从未作过外任官員，你把这外官的規矩說来，老夫听上一听。

包　勉　大人要听，待卑职慢慢講来。

赵　炳　好，慢慢講来。

包　勉　接任之后，就要升堂理事。

赵　炳　哦，有这样的体面，可有打官司的么？

包　勉　怎的无有，多的很哪。

赵　炳　都是些什么案情？

包　勉　有賭博、盗賊、窩贓、人命，案情甚多，不得一样。

赵　炳　我来問你：遇这賭博犯案，你是怎样的审法呢？

包　勉　大堂之上，撒上些个枣刺兒，将那賭博犯人带上堂来，不問青紅皂白，敎他拿手去抓呀。

赵　炳　敎他拿手去抓？

包　勉　不錯。

赵　炳　豈不把手都抓烂了么？

包　勉　手烂了，以后就不賭錢了。

赵　炳　嘿嘿！为了賭博，烂掉两手，足見你們包家善出淸官哪！

包　勉　唉，淸官难作得很喏！

赵　炳　怎么难作？

包　勉　到任未滿一年，我的紗帽、巾子，連老婆的褲子全都当光了！

赵　炳　那豈不是賠了本了么？

包　勉　誰說不是呢！

赵　炳　后来怎么样呢？

包　勉　后来，我就(輕声地)貪了。

赵　炳　貪什么？

包　勉　貪了贓了。

赵　炳　哦，不知是怎样的貪法呢？

包　勉　哎呀呀，大人你連贓都不会貪么？

赵　炳　老夫不知，你且講来我听。

包　勉　在大堂之上，放上两个大大的木桶。

赵　炳　要木桶作什么？

包　勉　有那打官司的来了，将两造带上堂来，不問青紅皂白，教他們往桶里丟哇！

赵　炳　娃娃，教他們丟什么？

包　勉　丟銀子呀。

赵　炳　哦，丟銀子。

包　勉　不問原告、被告、哪家丟滿了桶，哪家的官司就算打贏了。

赵　炳　那銀子呢？

包　勉　卑职就入了腰包了。

赵　炳　哎呀呀，好办法！若是两家的桶都丟滿了呢？

包　勉　那时卑职得的銀子就更多了，豈不更好！

赵　炳　那时，两家的官司，却又怎么办呢？

包　勉　这有何难！备上一席酒，将他們两家請到后衙，与他們两造說合說合，事情也就算了。

赵　炳　哈哈……如此說来，你賺了許多的銀子了。

包　勉　这又賺得了多少銀子，还有肥的呢。

赵　炳　怎么还有肥的？

包　勉　还有肥的。

赵　炳　肥的又是怎样赚法呢？

包　勉　說来也是我的官运亨通。那年，恰好肖沙县境天旱不雨，灾情甚重。朝廷撥来赈粮无数，都要我經手發放，有道是經手三分肥，我就給它个“面球兒滚芝麻”。

赵　炳　此話怎講？

包　勉　多少沾补了一点兒。

赵　炳　哎呀呀，看起来，你倒是个老在行。

包　勉　混水摸魚，何乐而不为。

赵　炳　娃娃，你这一任知县到底赚了多少呢？

包　勉　不多，一任知县未滿，赚銀十万。

赵　炳　哦，赚銀十万！后来便怎样呢？

包　勉　后来，朝廷便把我升了。

赵　炳　哦，倒把你升了，升到哪里？

包　勉　升到“炕州府”抱娃子去了。

赵　炳　嘜，那是把你革退了哇。

包　勉　誰說不是呢！

赵　炳　娃娃，我来問你：此事你三叔可曾知曉？

包　勉　嘜，此事怎能教我三叔知道啊……哎呀老大人！方才講的乃是戏言，千万不要对我三叔言講！

赵　炳　嘿！老夫心直口快，看你的造化！

包　拯　（内）恩师請。

〔王延龄、包拯同上，众人役暗上。

王延龄　方才老夫嘱咐之言，須要紧記。

包　拯　門生紧記不忘。

赵　炳　（故意）嗯嘖！

包　拯　司馬，恕下官有慢了。

赵　炳　豈敢，啊，明公，令侄大相公，虽然年幼，倒也聪明得很。

包　拯　司馬誇奖了。

赵　炳　他口称卑职，莫非在哪里作过官来？

包　拯　曾任肖沙县令。

赵　炳　官兒虽小，倒是个正印。

包　拯　年幼不会为官。

赵　炳　哎，明公忒謙了，一任知县未滿，賺銀十万，連灾粮他都吃到了，怎說他不会为官呢！

包　拯　这个……来！（指包勉）与我撤座。

包　勉　啊？長亭之上，列位大人賜我的座位，三叔你怎么撤去了？

包　拯　長亭之上，慢說与兒座位，就是站立之地也是无有！

包　勉　侄兒好端端前来餞行，怎么連个站立之地也无有了呢？

包　拯　我来問你：肖沙任上賺銀十万，可是实情？

包　勉　这个……縱有此事，罢职丢官，也就是了，三叔何必苦苦追問哪！

包　拯　哼！若是旁人，倒还罢了，包氏門中，豈容貪
　　　贓卖法之輩！

包　勉　哼！論起王法，就奈你不得；若論家法，你还
　　　吃过我母亲的三年乳水；三叔你只顧鉄面无私，切
　　　莫要忘恩負义呀！

包　拯　怎么講？

包　勉　忘恩負义！

包　拯　哇，——将奴才衣巾剝了！(唱西皮倒板)

　　　　　　長亭上怒恼了龙圖包拯。

　　　包勉，奴才，无知的奴才！(接唱原板)

　　　　　　罵一声小包勉不肖的畜生。

　　　　　　既然是在肖沙身为县令，

　　　　　　怎不做清廉的官与祖上爭名。

　　　　　　在任上貪贓銀令人可恨，

　　　　　　万不該呑灾粮苦害黎民。

　　　　　　今日里犯王法罪名已定，

　　　　　　要活命除非是日从西升。

　　　　　　叫王朝与馬汉把銅鍘搭定——

众　　　啊！

包　拯　(接唱搖板)

　　　　　　長亭上鍘包勉即刻动刑。

包　勉　不好了！(唱散板)

　　　　　　悔不該一时太逞性，

　　　　　　我无意說来他有意听，

无奈何上前双膝跪——（向赵炳跪）

大人哪！

解鈴还須系鈴人。

赵 炳 娃娃，你跪在老朽面前作甚哪？

包 勉 方才我与大人說了几句戏言，你就对我三叔言講。如今我三叔要鍘我一死，望求大人与我講个人情吧！

赵 炳 这个人情实在的难办哪！

包 勉 大人方才若不是你，还惹不出这場大禍，你就与我講个情吧！

赵 炳 这个人情，不能白講。

包 勉 如此，与大人一千两銀子。

赵 炳 千两太少。

包 勉 二千两。

赵 炳 二千两还不够本呢！

包 勉 老大人你講情，还要什么本錢呀？

赵 炳 有道是：人的臉面値千金，这千金就是本錢。二千两紋銀又怎能够本呢！

包 勉 如此，就与你老人家三千銀子。

赵 炳 三千銀子，几时送来？

包 勉 明日由后花园送去。

赵 炳 娃娃，看你的造化。

包 勉 好話多講。

赵 炳 啊，明公，老朽这廂有礼。

包　拯　此礼为何？

赵　炳　方才老朽講的乃是令侄大相公的几句戏言，你怎么就認起眞来了！算了！看老朽的薄面，饒了他的命吧！

包　拯　怎么講？

赵　炳　馬馬虎虎，饒了他吧！

包　拯　住口！（唱散板）

司馬出言理不順，

你把包拯忒看輕！

分明你受賄三千两——

赵　炳　嘍，方才我与他做耍呢！

包　拯　（接唱）再講情与包勉一路同行。

赵　炳　呀呸！（唱散板）

准与不准全在你，

不該当面辱大臣，

怒气不息一旁坐，

冷眼看他怎样行！

包　勉　哎呀！（唱散板）

赵大人講情情不准，

吓得我三魂少二魂。

走上前来忙跪定，（跪向王延龄）

相爷搭救命殘生。

王延龄　包勉，你跪在老夫面前作甚？

包　勉　我三叔要铡我一死，望求相爷，与我講个人情

吧！

王延龄　你三叔鉄面无私，这个人情难講。

包　勉　哎呀，相爷呀！可怜我母亲年紀衰迈，我若一死，何人侍奉！老相爷，你若救了我的性命，我与你老人家四千两銀子！

王延龄　休得胡言，起过一旁！

包　勉　（自語）这位大人是位清官，不爱銀子。

王延龄　賢契，老夫这厢有礼。

包　拯　恩师此礼为何？

王延龄　包勉犯法，理当論罪，念他老母年迈，无人侍奉。看老夫面上，饒他一命才是。

包　拯　恩师啊！（唱搖板）

手拉恩师屏堂进，

門生施礼把話云。

我若把恩师的人情准，

問心愧对众灾民。

王延龄　賢契之言虽然有理，只是方才听那包勉言道：賢契也曾吃过他母亲三年乳水，看在你嫂娘的分上，也应当饒他一命才是呀！

包　拯　恩师啊！（唱原板）

提起嫂娘吳妙貞，

他比我亲生母还强十分。

我的母見門生面貌不正，

落生后就将我丢在后厅。

夜闌人靜哭声震，

后堂內惊动了嫂娘亲。

怀中丟下包勉子，

她将我当作自己的亲生。

一岁两岁嫂娘养，（轉快板）

三岁四岁离娘身，

長大攻書赴科場，

得中皇榜沐聖恩，

到如今身居官一品，

未曾答报嫂娘恩，

若論恩情自应准——

王延龄　这便才是。

包　拯　恩师啊！（接唱）

执法怎能論恩情。

王延龄　嘜！（接唱）

賢契說話欠思忖，

不該忘却嫂娘恩，

今日定要鍘包勉，

看起来你是个負义的人。

包　拯　嗯！（接唱）

恩师不必来教訓，

公私二字要分清，

我若不念师生分——

王延龄　你莫非要打老夫？

包　拯　不敢。

王延龄　要駡老夫？

包　拯　不敢。

王延龄　諒你也不敢。

包　拯　唉！恩师啊！(接唱)

望恩师恕門生难徇私情。

王延龄　呀！(接唱)

鉄面无私情不准，

倒教老夫无話云，

轉面再对包勉論——

包勉！

包　勉　老相爷。

王延龄　(接唱)上前动以骨肉情！

包　勉　不好了！(唱散板)

王丞相講情也不准，

不由包勉心着惊，

无奈何只得趋前跪——

尊声三叔听我云，

千看万看看我母的面，(哭头)三叔啊！

从輕發落莫問死刑。

三叔饒了侄兒吧！

包　拯　(唱倒板)

小奴才只哭得珠泪滚滚，

包勉！

包　勉　三叔，

包　拯　我兒，

包　勉　叔父。

包　拯　哎呀！(唱原板)

鉄石人聞也伤情，

我爱他幼年間聰明英俊，

讀詩書勤奋勉广通經文。

可恨他为县令居心不正，

一任上貪沒了十万贓銀。

我本当鍘了小包勉——

豈不辜負嫂娘恩。

我有心饒了奴才命——

怎对那肖沙县苦难蒼生。

左难右难难坏了我，(哭头)包勉兒啊！

王延龄　(夹白)賢契，饒了的好！

包　拯　也罢！(接唱)

金殿轉奏再施行。

王延龄　来！与他松綁。

赵　炳　慢来！慢来。——啊，明公！

包　拯　司馬。

赵　炳　你饒了令侄大相公了？

包　拯　且待轉奏聖上，候旨定夺。

赵　炳　嘿嘿，我早就曉得如此。你若眞的把他鍘死，誰又替你包家賺銀子哟！

王延龄　多口！

包　拯　啊？（唱散板）

赵炳一旁把話論，

冷言冷語刺在心。

今日不铡小包勉，

他定道老包顧私情。

罢！（接唱）

人来将铡忙抬定——

〔四校尉抬铡。

包　拯　綁了！

包　勉　大人救命哪！

張　龙
赵　虎　走。

〔張龙、赵虎押包勉，四校尉抬铡同下。

包　拯　（接唱）虎头铡下不留情。

开铡！

众　　（內）啊！

〔四校尉、張龙、赵虎同上。

众　　包勉铡死。

包　拯　哎呀！（唱散板）

嘩喇喇銅铡一声响，

侄兒的尸首两离分，

我哭，哭一声小包勉，

叫，叫一声包勉侄啊，啊，我的兒啊！

非是为叔心腸狠，

王法森严怎容情。

馬汉！

馬　汉　啊！

包　拯　（接唱）尸身与我盛殮起——

馬　汉　啊！

包　拯　王朝，笔硯伺候！

王　朝　是。

包　拯　（接唱快板）

字字行行写分明：

上写拜上多拜上，

深深拜上嫂娘亲，

鍘了包勉有包拯，

自当答报养育恩。

書信下在合肥郡——

王　朝　遵命！

包　拯　轉来！（接唱）

好生劝慰年迈人。

速去速回！

王　朝　遵命！（下。）

包　拯　（唱搖板）

長亭躬揖把馬順，——

王延龄　賢契轉来！

包　拯　（接唱）恩师有話快說明。

王延龄　今日之事，賢契大义灭亲，不愧鉄面无私，待

老夫回朝，将此事奏明聖上，請旨撫恤你嫂娘便了。

包　拯　多謝恩师！（趋前下拜，唱散板）

辞别恩师足踏鐙——

赵　炳　大人，恕老夫不远送了哇！（笑）哈哈——

包　拯　（接唱）陈州放粮救蒼生！

〔众同下，四人役暗上。

赵　炳　唉，不想我心直口快，却断送了包勉的性命。

王延龄　嘿！老夫平日道你是心直口快，只是今日么……

赵　炳　怎么样啊？

王延龄　却把你看透了！——带馬回朝！

〔众同下。

——剧終

赤桑鎮

前　記

«赤桑鎮»的剧情与«鍘包勉»紧相連接。写宋朝包拯奉命往陈州放粮。临行时，在長亭鍘死侄兒包勉。包拯嫂嫂吳妙貞聞訊后，赶到赤桑鎮，尋包拯哭鬧不休。后經老丞相王延齡押旨赶到从中調停，一場糾紛始得化解，叔嫂和好如初。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何异旭根据秦腔同名剧目改編的。

剧中人物

王　朝（生）	吳妙貞（老旦）	包　拯（净）
馬　汉（净）	王延龄（生）	包四校尉
王四校尉	家　院	車　夫

第　一　場

〔王朝上。

王　朝　俺，开封府校尉王朝。只因我家包大人在長亭鍘死侄兒包勉；今奉大人之命，去至原郡与他嫂娘吳氏夫人送信。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　二　場

〔吳妙貞上。

吳妙貞　（念引）桑榆暮年，喜我兒，欢娛堂前。（念詩）

蒼松翠柏耐霜秋，萱草堂前乐忘憂；

且喜安居身自健，有兒戏彩复何求。

〔家院暗上。

老身吳氏妙貞。先夫早年去世，膝下一子名叫包

勉，曾任肖沙县令，如今解职在家。兄弟包拯官居龙圖閣大学士，秉理开封府尹。前者，包拯奉旨陈州放粮，我兒聞知，进得京去，一来与他叔父餞行；二来倘遇机会，再求一官半职也未可知。只是他一去至今尚无音信，好教我放心不下。正是：姣兒把京进，时刻挂在心。

王　朝　(內)走哇！

〔王朝上。

王　朝　来此已是，待我叩門。

家　院　什么人？

王　朝　京中王朝求見包太夫人。

家　院　候着。——啓禀太夫人：京中王朝求見。

吳妙貞　喚他进来。

家　院　遵命。——太夫人喚你，随我进見。

王　朝　有劳了。——小人王朝参見太夫人。

吳妙貞　罢了。不随你家大人去往陈州放粮，到此作甚？

王　朝　奉了大人之命，与太夫人下書来了。

吳妙貞　哦，我那包拯兄弟有家書前来？

王　朝　正是。

吳妙貞　我兒包勉也曾进京面見于他，还下的什么家書呢？

王　朝　这……

吳妙貞　哦哦是了。想是你家大人与我兒討得什么官

职，教他上任去了。哎呀呀，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呀！（笑）哈哈哈……

王　朝　啊，太夫人休得如此，那少公子他……

吳妙貞　是啊，他到哪里上任去了？

王　朝　这……哎呀，太夫人哪！只因少公子前在肖沙任上，为官不正，被我家大人将他……（欲言又止。）

吳妙貞　啊？将他便怎么样啊？你快些講啊！

王　朝　現有家書在此，太夫人一看便知。

吳妙貞　待我看来。（念信）

上写拜上多拜上，小弟拜上賢嫂娘。

包勉違背母教养，官居县令民遭殃；

貪贓枉法天良丧，銅鍘之下一命亡！

哎呀！（昏厥。）

王　朝　太夫人醒来。

吳妙貞　（唱二黃倒板）

見書信不由我神昏意乱。（苏醒）

（叫头）包勉，我兒，咳，兒呀……（接唱散板）

嘆姣兒遭慘变死得可怜。

为娘我心如刀絞肝腸痛断，小姣兒啊！

去找那負义人索兒命还。

叫家院你与我把車輛傳喚——

家　院　車輛走上！

〔車夫推車上，吳妙貞上車。

吳妙貞　（接唱）去問那小包拯是何心肝！

咳，兒啊！

〔家院、王朝引吳妙貞、車夫同下。

第 三 場

包 拯 （內唱西皮倒板）

奉聖命出京城皇恩浩蕩。

〔四校尉、馬汉引包拯上。

包 拯 （接唱原板）

宣王德撫灾黎来到了赤桑鎮，發放这賑济灾粮。

为官者决不該貪贓妄想，

想起了長亭事心意徬徨。

論国法鍘包勉賞罰得当，

論恩德骨肉情难对嫂娘。

悶悠悠坐至在館驛厅上——

〔王朝上。

王 朝 啓稟大人：太夫人亲到赤桑！

包 拯 啊，現在哪里？

王 朝 車輛随后就到。

包 拯 随老夫出迎！（接唱散板）

賢嫂娘果然是亲到赤桑；

我只得出館驛急忙迎上——

低头无語恭候道旁。

吳妙貞　（內唱倒板）

一腔怒火往上撞。

〔家院引吳妙貞乘車上，車夫隨上。吳妙貞下車，車夫暗下。

包　拯　迎接嫂娘。

吳妙貞　（趋前打包拯嘴巴）哇！（接唱快板）

見包拯气恨滿胸膛！

我命姣兒長亭往，

送你陈州去放粮。

意狠心毒鍘他丧，

你与我兒把命償。

包　拯　嫂娘！（唱搖板）

嫂娘息怒容弟講，

但听包拯稟端詳：

包勉貪贓理不当，

国法难容鍘下亡。

吳妙貞　呸！（接唱快板）

蠢才作事太狂妄，

冷面无情似冰霜。

当年待你的恩义广，

恩将仇报負嫂娘。

叔侄情分全不想，

你是个人面兽心腸。

越思越想怒火撞，

不如碰死在赤桑，成全你这忠义郎！

包　拯　嫂娘！（接唱搖板）

嫂娘莫作輕生想，

弟有隐情訴衷腸。

鍘侄何曾不思量，

怎奈这……这王法森严……

吳妙貞　（接唱）你昧却天良！

王法虽严在你手掌，

怎不念我是他的娘？

包　拯　（接唱）弟也曾前思幷后想。

吳妙貞　（接唱）你利祿熏心，还管什么骨肉情腸！

包　拯　（接唱）嫂娘說話弟实冤枉。

吳妙貞　（接唱）你負义求名休对我假心腸！

包　拯　呀！（唱散板）

聞言好似轟雷降，

到此时好教我暗自心伤！

（叫头）賢嫂娘啊，恩嫂嫂！小弟自幼被父母抛棄，多蒙嫂娘撫养才有今日，怎能昧却良心，貪圖利祿，負义求名！弟与包勉孩童携手，豈无叔侄之情！只是大义当前，私情难顧，耿耿此心，天地可表，还望嫂娘諒情一二！（唱二黃搖板）

肖沙县境天灾降，

干旱三載成岁荒。

树无枝叶苗不長，

遍地里悲泣之声甚凄凉。
包勉他身为县令把賑放，
他不該(轉原板)暗室欺天吞沒灾粮。
弟若是将包勉从輕来發放，
食君祿来怎对君王，

吳妙貞　(接唱)休得要把巧言对我来講，
作事怎不捫胸膛?
自幼兒抱你怀中养，
反把我亲生子抛棄一旁。
你五岁之时身得病險些命丧，
我为你焚香禱告，問卜就医求藥方。
辛勤盼到你七岁長，
送你到南学攻讀文章。
到如今你官高爵显把国法执掌，
你不該良心丧，貪圖利祿，鍘死包勉，辜
　負了我勤劳撫养的苦心腸!
眼睜睜白髮人失了依傍——(接唱散板)
可怜他遭慘刑一命身亡。(接"哭头")啊，我
　的兒啊!

包　拯　呀!(接唱散板)
年迈人哭兒甚慘伤，
忍泪含悲劝嫂娘:
如今还望从寬想——

孝巾伺候!

馬　汉　啊。

〔馬汉取孝巾，与包拯系在头上，包拯向吳妙貞施一揖。

包　拯　嫂娘！（唱碰板）

劝嫂娘休流泪，免悲伤，养生送死理应当，百年之后弟就是带孝的兒郎。（接唱散板）

若不是嫂娘亲教养，

怎能有今日身列朝廊！

此恩此德永記心上，

劝嫂娘頤养天年保安康！（趋前跪。）

吳妙貞　（接唱）你縱然将我来奉养，

怎比得亲兒孝亲娘！

包　拯　呀！（接唱）

嫂娘不把愁眉放——

內　聖旨下。

王　朝
馬　汉　（傳話）聖旨下。

包　拯　呀！（接唱）

旨到赤桑为哪樁？

香案接旨！（将欲起身。）

吳妙貞　嗯！

〔包拯又跪倒。

吳妙貞　（接唱）为嫂不曾来發放，

豈能容你自主張！

包　拯　（无可奈何地）唉！

〔四校尉分执龙头拐杖、官誥，引王延龄上。

王延龄 （唱二黃搖板）

皇恩浩蕩离汴梁，

王延龄押旨到赤桑。

館驛門外用目望——

啊？（接唱）

包拯因何跪那廂？

王 朝
馬 汉 迎接相爷。

王延龄 王朝、馬汉，那一妇人她是哪个？

王 朝
馬 汉 乃是我家大人嫂娘吳氏夫人。

王延龄 你家大人与她下跪，莫非为了長亭之事？

王 朝
馬 汉 正是。

王延龄 嘿嘿，今日老夫来得正好。包拯这場磨难，少不得要老夫解圍。——王朝、馬汉！傳話进去，道老夫押旨前来，教你家大人速速接旨。

王 朝
馬 汉 遵命。——启禀大人：王老丞相押旨前来，要大人速速接旨。

包 拯 嫂娘，聖旨到来，还望容弟接旨。

吳妙貞 哼，聖旨到此，与我什么相干，我看哪个敢去接旨！

王延龄 （側耳傾听）王朝，馬汉！

王 朝
馬 汉 有。

王延龄 再去回話，就說聖旨下与包拯与吳妙貞，教他

們一同接旨。

王　朝
馬　汉　遵命。——聖旨下，包拯、吳妙貞一同接旨。

吳妙貞　啊？你二人講些什么？

王　朝
馬　汉　王老丞相言道，命我家大人与太夫人一同接旨。

吳妙貞　怎么，要我一同接旨？

王　朝
馬　汉　正是。

包　拯　（懇求地）啊，嫂娘！

吳妙貞　这……

王延龄　（故意高声）啊？为何这样慢騰騰的，再若迟延，全家問斬！

包　拯　嫂娘！接旨去吧。

吳妙貞　哼！接罢聖旨，再与你辯理。

包　拯　（起身）香案接旨。

〔吹打。包拯取下孝巾，与吳妙貞同接旨。

王延龄　聖旨下，跪听宣讀！

吳妙貞
包　拯　万岁。

王延龄　（讀旨）詔曰：包拯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例应嘉奖。拯嫂吳氏妙貞深明大义，平日訓弟有方，包拯清正无私，实出乃嫂家教。特封淑慧夫人，賜官誥一副，拐杖一根。并命包拯叔代子职，以尽孝道。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吳妙貞
包　拯　万万岁。

王延龄　請过聖命。

〔吹打，包拯收旨。

王延龄　老夫人受此封贈，可喜可賀！

吳妙貞　老丞相捧旨前来，多受風霜之苦。

王延龄　豈敢，拐杖在此，老夫人收下。

吳妙貞　（接杖）还望老丞相代老身謝恩。

包　拯　官誥在此，就請嫂娘穿戴。

吳妙貞　哼！哪个要你多口！

王延龄　啊，老夫人。聖上有命，包賢契叔代子职，以尽孝道。況且，又有恩賜拐杖在手。打也打得，罵也罵得。老夫人若是余怒未息，你就狠狠地打他一頓，又待何妨？

吳妙貞　哦，如今有此拐杖在手，打也打得，罵也罵得？

王延龄　嗯，无妨无妨！

吳妙貞　如此，包拯，我把你这……（举杖欲打。）

包　拯　（急跪）恩嫂嫂！

吳妙貞　（想起包勉）包勉！

包　拯　嫂娘亲！

吳妙貞　我那……（收杖、悲从中来）咳！兄弟啊……

〔“尾声”。吳妙貞扶起包拯，包拯起身欲扶吳妙貞进入后堂，吳妙貞示意包拯陪伴王延龄先行。众同下。

——剧終

定計化緣

前　記

騙子手張原有听說傅罗卜行善舍財。認为是一个借机行騙的机会；因孤掌难鳴，就去找制造假銀子的段义仁商議。两个人扮做一僧、一道，前去化緣。傅罗卜只知施舍，不察眞伪。張原有不仅化来一笔銀子，还用假銀子換来不少眞銀子；但是，結果又全被段义仁拐走了。

这个剧本是由中国京剧院演員駱洪年、叶德霖整理的。除个别詞句稍予修改外，并无較大更动。

剧中人物

張原有（丑）　　段义仁（丑）
傅罗卜（小生）　　家　院（末）

第　一　場

〔張原有上。

張原有　（念干牌子“三棒鼓”）

全憑手段与天齐，
拐騙人間永不知；
善者我便欺，
恶者我便离，
諒他判官小鬼难逃我的圈套里，圈套里！

（念詩）不种桑来不养蚕，全憑拐騙度流年，
任他修下神仙体，上了我的套兒給我的錢。

在下張原有。自幼拐騙为业，今有枉世城中傅罗卜傅大官人，为母行孝，修桥补庙，广带金銀，在沿路上施舍。我打算騙他两个錢兒，怎奈我單絲不綫，孤木不林！哎呀！这可怎么好哇！有咧，我有个旧

日的伙伴，名叫段义仁，他是个做假銀子的。前几年我們一塊兒作买卖，我不免找找他去，叫他帮我个忙兒，把銀錢騙到手中，回来就是无穷的富貴。就是这个主意，說走就走。(出門)带上点兒門兒。(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拐弯兒抹角兒，抹角兒拐弯兒。到了。——我說兄弟在家嗎？兄弟，兄弟！

段义仁　(內)啊哈！

〔段义仁上。

段义仁　(念干牌子“普賢歌”)

昨宵——

昨宵飲酒醉如泥，

日出三竿还未起。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咦！(接念)

忽听叫兄弟，

慌忙披上衣，

不知何人来到此地！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哥哥！

張原有
段义仁　(同笑)呦，哈哈哈……

張原有　走，走，走！

段义仁　等等兒，等等兒。哥哥，哥兒俩剛这么一見面兒，您拉着我走走走的，这是上哪兒呀？

張原有　到坡兒底下小茶館兒，哥哥有两句話跟你說。

段义仁　哥哥，您怎么那么"外道"①哇！

張原有　我怎么"外道"啦？

段义仁　既然来到兄弟我的家里头啦，上的哪門子坡兒底下小茶館啊？有話何妨家里說。

張原有　不是。兄弟你住的是两間茅草房，我进去，咱們哥兒俩一說話不大要紧，教弟妹沒处兒藏，沒处兒躲的。

段义仁　噢！您当还象从前哪，兄弟我不得第的时候，住着两間茅草房兒，咱們哥兒俩一說話不大要紧，教您那弟妹她沒处兒藏，沒处兒躲的。

張原有　那多不方便哪！

段义仁　嘿嘿，(隨說隨作手式)現在兄弟我發了財啦，盖的是高楼大瓦房。

張原有　嘿！你說話就說話得啦，干嗎带架子呀？

段义仁　它是武戏，总得有架子呀！

張原有　你有架子，你倒留神我的鼻子呀！

段义仁　"鼻子"？还喝兒"么二三"②哪！

張原有　噢！您說这話我明白了。从前您不得第的时候，住着两間茅草房兒，現在您發了財啦，盖的是高楼大瓦房？(故意也碰了段义仁的鼻子一下。)

段义仁　有呀，"六月債，还得快。"

張原有　哪兒說去呀？

---

① 北京土語，系指外人之意。对"里道"而言。

② "鼻子""么二三"均系京剧武打的术語。

段义仁　上我的待客厅。

張原有　呦！您都有了待客厅啦！

段义仁　您瞧我發了財了嘛！

張原有　好！我瞻仰瞻仰您的待客厅。

段义仁　对，您看看我的待客厅，(隨走隨說) 您看看我的待客厅……哥哥，咱們上哪兒啊？

張原有　你不是說待客厅嗎？

段义仁　我有那心，还沒有砸地基哪！

張原有　那你說它干什么呀！哪兒說去？

段义仁　这么办，外書房。

張原有　外書房也不錯啊！

段义仁　您跟我走。

張原有　我瞻仰瞻仰您的外書房。

段义仁　您看看我的外書房。(隨走隨說) 您看看我的外書房……

張原有　到了沒有？

段义仁　到啦。哥哥，您进来。

張原有　这就是您的外書房啊？

段义仁　您瞧怎么样？

張原有　叫哥哥这么一瞧，直仿佛……(意思說这象戏台)

段义仁　仿佛什么呀，这是戏台嘛！

張原有　有咗，全給我刨①啦。

---

① 后台术語，把对方要說的話搶先說出，即为“刨”。

段义仁　坐下坐下。我說哥哥您倒好哇？

張原有　唉！好什么呀？“拳头打盹兒”！

段义仁　此話怎么講？

張原有　我有点兒手困（睏）啦！

段义仁　有呀，这是个巧兒啊！

張原有　兄弟你好？

段义仁　哥哥，我啊！好什么呀！“碟子里头扎猛子”。

張原有　怎么講哪！

段义仁　淺住啦。

張原有　还回来了啊。

段义仁　哥哥，您哪，是“嘰哩咕碌”的不来呀！

張原有　什么呀，“急了功夫兒”①的不来。

段义仁　不錯。您是野猫②进宅。

張原有　夜猫子进宅③。

段义仁　不錯，无事不来，您上我这兒“滋毛兒”来了？

張原有　滋毛兒！你又不給我肉吃。

段义仁　我拿水涮你呀！④

張原有　还拿水涮哪！

---

① 北京諺語，“急了功夫兒”的不来，意指輕易不来。

② 即兔子。

③ 北方人管猫头鷹叫作“夜猫子”，俗謂“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④ 北方养鳥者先用凉水涮它一次，鳥即馴服不敢再飞去了。

段义仁　你干什么来啦？

張原有　你知道傅罗卜吧？

段义仁　“蘿卜”，是不糠不辣的好吃呀！

張原有　什么蘿卜呀，傅罗卜，傅大官人，这是个人名兒。

段义仁　人名兒便怎么样？

張原有　为母行孝，修桥补庙，广带金銀，在沿路上施舍。我打算騙他俩錢兒，怎奈我一个人兒是單絲不綫，孤木不林哪！忽然間我想起兄弟你来啦。

段义仁　想起兄弟我来啦！

張原有　哥兒俩是旧日的伙伴兒。

段义仁　不錯。

張原有　沒有别的，帮哥哥去这一趟，把銀錢騙到手中，回来就是无穷的富貴。

段义仁　噢！你說这話我明白啦。今有傅罗卜傅大官人，为母行孝，修桥补庙，广带金銀，在沿路上施舍。你有心騙他俩錢兒，怎奈你一个人兒，單絲不綫，孤木不林，想起兄弟我来啦。

張原有　对对对，哥兒俩旧日伙伴兒嘛。

段义仁　哥兒俩是旧日的伙伴兒嘛！您怎么不找别人去哪？

張原有　有交情嘛！

段义仁　把銀錢騙在手中，回来就是无穷的富貴。

張原有　对。

段义仁　事情啊，倒是个好事情。

張原有　好事情，跟我走一趟去。

段义仁　无奈有一样兒啊！

張原有　哪一样兒？

段义仁　兄弟我洗手多年，我不干这个啦。哥哥，您哪，另請高明。

張原有　别价啊，兄弟！

段义仁　什么叫别价？

張原有　别人来啦，叫你三言两語給打發走啦，哥哥我来啦，你好意思的嗎？

段义仁　它人家不干这个啦，还有“死乞白賴(念咧)”的嗎？

張原有　兄弟，走，去一趟。

段义仁　我不去啦嘛！

張原有　嘿！显見得呀！

段义仁　显見得什么呀？

張原有　你这会兒發了財啦！

段义仁　我說你不亏心哪，咱們俩穿得一样，我会發了財啦？

張原有　一步登高，你就不認得我們这苦哈哈啦！

段义仁　誰又甜絲絲哪！

張原有　你去不去吧？

段义仁　不去啊！

張原有　你不去我去。

段义仁　您請。

張原有　到那兒，把銀錢騙到手中，我吃我喝我玩我乐。

段义仁　那是您的造化，我瞧着不眼兒热！

張原有　不犯事便罢……

段义仁　要是犯了事哪？

張原有　要是犯了事，当堂我咬你一口。

段义仁　咬我一口？

張原有　有道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哪。

段义仁　噢！入骨三分。

張原有　那时候把你拿到当堂。

段义仁　拿到当堂。

張原有　打板子。

段义仁　打板子。

張原有　拶拶子。

段义仁　拶拶子。

張原有　上脑箍。

段义仁　上脑箍。

張原有　箍啊！

段义仁　箍啊！

張原有
段义仁　箍啊！箍啊！箍啊！

張原有　箍出油来煎豆腐！

段义仁　这人油豆腐也不大受剷。

張原有　你不去我走啦。（出門。）

段义仁　（自語）干啦，这小子說得出来就做得出来。——

嗳嗳，哥哥，哥哥，你回来啊！

張原有　講的是一送兒，不管来回兒。

段义仁　你要的是哪門子“皮壳兒”①哪！

張原有　皮壳兒我还嘚兒“千層板”兒哪！

段义仁　你請回来！

張原有　去不去吧？

段义仁　这么着，給您一个痛快，我帮了您啦。

張原有　怎么着，你去啦？

段义仁　去啦！

張原有　(頓足)嘿！嘿！嘿！哈哈哈……

段义仁　你瞧你們这項人哪，白饒我帮了你，还踩我三脚。

張原有　我这是痛快！

段义仁　一痛快，你鞋开綻了。来来来，里头坐。(同进門坐下)我說哥哥，咱們哥兒俩怎么去呀？

張原有　嗯……怎么去？他是个善人，咱們得打“善中所取”。

段义仁　哎呀，这善中可不好取呀！

張原有　不要紧，咱們哥兒俩扮做一僧一道。

段义仁　扮做一僧一道。

張原有　到那兒化他点兒。

---

① 北方諺語，謂說笑話为“皮壳兒、笑料兒”。又“皮壳兒”系鞋的名称之一种（拖鞋之类），故段义仁答以“千層板”（用很多層布作成的鞋底）。

段义仁　化他点兒。

張原有　你再把你假銀子带它点兒。

段义仁　带上点兒。

張原有　咱們再換他点兒。

段义仁　換他点兒。

張原有　回来就是无穷的富貴。

段义仁　就那么办。咱們哪兒見？

張原有　坡兒底下的小茶館兒。

段义仁　不見不散。

張原有　死約会。正是：二人定計起歹心，

段义仁　世上宜假不宜眞，

張原有　再三不用多囑咐，

段义仁　将来俱是一类人。

張原有　什么呀，一会人！

段义仁　不錯，一会人。

張原有　我走啦。

段义仁　嘍，哥哥，您在我这兒"嘚叭"①了半天，眞个的，您吃了飯沒有？

張原有　嘿！你瞧你們这項人，我在里头坐了半天你都沒讓我，我要走啦，你問我吃飯了沒有！

段义仁　我想起来啦。

張原有　我沒吃哪！

---

① 北京土語，指說話。

段义仁　没吃哪！我那兒有現成兒的綠豆水飯，你"鬧"碗好不好？

張原有　兄弟，这我得罰你，你不知道哥哥不吃綠豆嗎？

段义仁　怎么着，不吃綠豆？

張原有
段义仁　(同)哈哈，想必是鶺鶉[1]。

張原有　早着点兒。

〔張原有、段义仁分下。

第　二　場

傅罗卜　(內)家院带路！

〔家院益利引傅罗卜上。

傅罗卜　(唱"吹腔")

家中奉了母亲命，

沿路施舍造桥行。

小生傅罗卜。为母行願，修桥补路，广带金銀，沿路施舍。(向家院)天气炎热，我們息歇息歇再走。

〔內敲木魚声。張原有着僧装，手持木魚，边敲边上。

張原有　兄弟，跟哥哥走，到那兒我怎么着你怎么着，别害怕啊！兄弟，兄弟，兄弟！

---

① 鶺鶉鳥性怕凉，故不肯吃綠豆。

段义仁　(內声)哥哥！

張原有　你出来！你干什么哪！

段义仁　(內声)别忙。

張原有　怎么啦？

段义仁　(內声)我还沒扮上哪！

張原有　你倒是快着点兒啊！

〔段义仁着道装，手托木盘(上置一佛象)，并执法器(單鈸)上。

張原有　我說你干嗎这么賊眉鼠眼的？

段义仁　干嗎这么賊眉鼠眼的？这要是走到街上，碰見我的高亲貴友，哪兒有滿街上充老道的！

張原有　哎！你圓乎臉兒一搊長乎臉兒，給他个六亲不認。

段义仁　我为您，連六亲都不認啦！

張原有　你为我干什么，为的是飯。

段义仁　这里还有飯哪？

張原有　什么話。跟我走！

段义仁　嗳，跟您走。

張原有　瞧我的，我怎么着你怎么着啊。

段义仁　嗳，你怎么着我怎么着。

張原有　(敲木魚)南无阿弥陀佛，化緣的来了。

段义仁　南无阿弥陀佛，化緣的来了。

張原有　(不滿意地)哼！(較快地敲木魚)南无阿弥陀佛，化緣的来了。

段义仁　南无阿弥陀佛，化緣的来了。

張原有　嘿！(更快地)南无阿弥陀佛，化緣的来了。

段义仁　南无阿弥陀佛，化緣的来了。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哥哥。

張原有　帮人可帮到了兒。

段义仁　是啊。

張原有　攪我可合不着。

段义仁　我沒錯呀。

張原有　还沒錯哪，你这全用不得，趁早兒給我端回去。

段义仁　端不回去啦。

張原有　怎么啦？

段义仁　擱了醋啦。

張原有　又喒兒擱了醋啦。我是誰？

段义仁　你是拐子手。

張原有　誰不知道我是拐子手。我說我这时候头上戴的什么？身上穿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象个什么人？我的吻爹！

段义仁　嗳！

張原有　玩笑啊？

段义仁　你朦事啊。

張原有　我也犯不上滿处朦爹呀！

段义仁　我也不象啊。

張原有　你还要象啊。你瞧我到底象个什么？

段义仁　和尙。

張原有　这不結啦。你是誰？

段义仁　作假銀子的。

張原有　你怎么又来了，我說你这时候，你头上戴的什么？身上穿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象个什么？我的……

段义仁　哥哥，我得罰你。

張原有　怎么啦？

段义仁　你怎么"空我一嗉兒"①啊？

張原有　我又嘚兒"空你一嗉兒"。你象什么？

段义仁　老道啊！

張原有　这不結啦。僧有僧腔，道有道韵。

段义仁　我这就够"倒运"的啦。

張原有　道韵。你听着！(敲木魚含糊地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

段义仁　难得，有味沒字兒。

張原有　这是我的。

段义仁　这是您的，可哪是我的哪？

張原有　你有你的呀。

段义仁　我有我的什么呀？

---

① 养鳥者以手招来，假装是要喂它，实际上却不給它吃，謂之"空一嗉兒"。

張原有　你有你的詞兒啊！

段义仁　哪是我的詞兒啊？

張原有　你有你的道詞兒啊！

段义仁　哪是我的道詞兒啊？

張原有　哎呀，你敢情不会啊？

段义仁　哎呀！誰又說我会来着！

張原有　你瞧，想你們吻老道，有好些东西，你全沒带来。

段义仁　都是什么呀？

張原有　合一塊蕎麦面。

段义仁　蕎麦面。

張原有　往手腕子上一糊。

段义仁　往手腕子上一糊。

張原有　用紅綠綫兒纏上。

段义仁　纏上。

張原有　穿上三根大鉄針。

段义仁　大鉄針。

張原有　咻——

段义仁　嘿！

張原有　一口松木水子①。

段义仁　干什么？

張原有　这是“彩兒”。

---

① 戏台上用作“血彩”之物。

段义仁　还有"彩兒"哪！

張原有　这叫哄不净的愚人。

段义仁　对，人家全是愚人。

張原有　要手打法器，脚踢佛。

段义仁　阿弥陀佛！佛爷都拿脚踢了？

張原有　瞧我的。教給你。这沒什么，瞧着，学会啦就是飯。

段义仁　好，瞧您的

張原有　（敲法器，唱）

不化你們东啊，不化你們西，

單化那善人施舍盖庙宇，

坍塌倒坏难修补，

大殿无檐少光輝。（敲法器）

白馬銀槍往西征，

善人不久就要相逢，

施舍不論多和少，

无量功德万事成。（敲法器）

啊哈啊哈唔啊！啊哈啊哈 唔 啊！无 量 寿佛……

这有什么，完啦。这算得了什么！（見段义仁已睡着）好，这么热鬧的戏，他会睡着啦！——兄弟醒醒兒，外头下雨啦，屋里睡去吧！（見段义仁仍不語）吃面啦！

段义仁　嘿！好咸的卤！

張原有　又好咸的卤啦。完啦。

段义仁　啊！什么时候完的？

張原有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我把道詞兒念完啦。

段义仁　多少句？

張原有　八百多句。

段义仁　啊？八百多句都是我們吻老道的？

張原有　那怎么啦？

段义仁　不来吧，死乞白賴……

張原有　得啦，得啦，兄弟你别抱怨啦！

段义仁　来吧！帮你帮到了兒，我們攪你合不着。

張原有　对对对，来来来。

段义仁　这八百多句都是我們吻老道的？

張原有　这沒有什么，沒有什么。

段义仁　这八百多句都是我們吻老道的？（連敲法器。）

張原有　說呀！

段义仁　啊哈唔！啊哈唔！

張原有　成成，有門兒。

段义仁　啊哈唔啊……

張原有　好，好，再来，再来。

段义仁　啊哈……你讓我"捂"誰啊！（要走。）

張原有　回来，回来！

段义仁　不行，我来不及呀！

張原有　回来，回来，来不及不要紧，咱們不要。

段义仁　不要啦？嘿！您可饒了我啦，謝謝您啦。（要走。

張原有　嘿！你怎么又跑啦！回来，回来！

段义仁　您不是說不要啦嗎？

張原有　这个道詞兒不要啦，老道还得要，

段义仁　老道还得要？不行，那么些个我記不住。

張原有　你不是嫌多嗎？咱們少来。干拦着“无量寿佛”。

段义仁　哦，五两秤砣。

張原有　哎，什么五两秤砣。无量寿佛！

段义仁　无量不德。

張原有　我說你認字不認字呀？

段义仁　認識字啊！

張原有　我給你写在手上，拿笔来！

段义仁　先写什么字？

張原有　先写“无”字。

段义仁　“无”字怎么写？

張原有　“无”字，門字头兒。

段义仁　不錯，“屋”子都有門嘛！

張原有　一个宝盖头兒。

段义仁　哦，一个宝盖兒。

張原有　一个立人兒。

段义仁　一个立人兒。

張原有　三点水兒。

段义仁　三点水兒。

張原有　一个血堆兒。

段义仁　一个血堆兒。

張原有　一个走之兒。

段义仁　一个走之兒。

張原有　这念“无”。

段义仁　完啦！

張原有　完啦。

段义仁　又該写什么字啦？

張原有　又該写“量”。

段义仁　“量”字什么头兒啊？

張原有　“量”……“量”是日字头。

段义仁　对，一出太阳就“亮”啦。还有什么啊？

張原有　一个宝盖兒。

段义仁　一个宝盖兒。

張原有　一个立人兒。

段义仁　一个立人兒。

張原有　三点水兒。

段义仁　三点水兒。

張原有　一个血堆兒。

段义仁　一个血堆兒。

張原有　一个走之兒。

段义仁　一个走之兒。这又完啦。

張原有　完啦。

段义仁　您又該写什么啦？

張原有　該写“寿”字啦。

段义仁　“寿”字什么头兒？

張原有　“寿”字肉字头兒。

段义仁　“瘦”肉好吃。

張原有　还塞牙哪！一个宝盖兒。

段义仁　一个宝盖兒。

張原有　一个立人兒。

段义仁　一个立人兒。

張原有　三点水兒。

段义仁　三点水兒。

張原有　一个血堆兒。

段义仁　一个血堆兒。

張原有　一个走之兒。

段义仁　一个走之兒。完啦？

張原有　完啦。这念“寿”。

段义仁　还有一个字是什么来着？

張原有　还有一个“佛”字。

段义仁　对对对“佛”，“佛”字是什么字头兒？

張原有　“佛”是耳朵旁兒。

段义仁　对啦，佛爷就得有耳朵。

張原有　一个宝盖兒。

段义仁　一个宝盖兒。

張原有　一个立人兒。

段义仁　一个立人兒。

張原有　三点水兒。

段义仁　三点水兒。

張原有　一个血堆兒。

段义仁　一个血堆兒。完啦？

張原有　完啦。

段义仁　哥哥，您擱(念腊)笔啦吧？

張原有　我沒擱笔啊。

段义仁　怎么这三个字都有走之兒，这字怎么沒走之兒？

張原有　这字兒根兒里就沒有走之兒。

段义仁　您給添上个走之兒。

張原有　嘿！字怎么有胡添乱添的。

段义仁　不成啊，您不添上这走之兒，我不認識啊！

張原有　沒有添走之兒的。

段义仁　那我不認識怎么办？

張原有　嘿！哎！(頓足)我給添上个走之兒。

段义仁　哥哥，您这也不是哪国字！

張原有　我也不認得。——别忙，到了。

段义仁　到哪兒啦？

張原有　順着我的手兒瞧。你看坐着的那个，穿着一身兒青。

段义仁　跟“么万”① 似的啊？

張原有　什么“么万”哪。那就是傅罗卜。

---

① 从前有一种賭具——紙牌，上印《水滸傳》內的一百單八将，其中“么万”一張牌上画一人身着青袍，旣狹而長，傅罗卜扮相与其近似。故此处用以抓哏。

段义仁　哦，傅罗卜。

張原有　你瞧旁边站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兒……

段义仁　那是誰啊？

張原有　那是院子。

段义仁　过道兒。

張原有　什么呀，“益利”①。

段义仁　哈什哈兒。

張原有　嘿！就是底下人。

段义仁　你就說底下人得了嘛。

張原有　你在这兒呆着。我去化缘去。

段义仁　嗳！哥哥，你可留神哪，千万別鬧出“原故”来。

張原有　放心，鬧不出“原故”来。

段义仁　我可怕“原故”。

張原有　沒錯兒，沒錯兒。（敲着木魚走过去）参見施主②。

傅罗卜　你們是哪里来的？

張原有　我們是远方来的。在前面修桥一座，工程浩大，望施主布施布施！

傅罗卜　取緣簿过来。

---

① 此剧出于«目蓮救母»傳奇，其院子名为“益利”。此处張原有說“益利”，益利音轉接近“伊犁”，故段义仁接說“哈什哈兒”（“喀什喀尔”的轉音）。“伊犁”与“喀什喀尔”同为新疆地名。

② 張原有在傅罗卜面前改念韵白。

張原有　是。——老道，拿我的緣簿来，老道，拿我的緣簿来！

段义仁　(同时)干啦，鬧出“原故”(緣簿)来啦！

張原有　老道拿我的緣簿来。

段义仁　(要走)干啦，干啦，鬧出“原故”来啦。

張原有　(輕声)嗳嗳嗳，你怎么又跑啦。

段义仁　哥哥，我刚才跟您說什么来着，我就怕“原故”，鬧出“原故”来啦。

張原有　什么“原故”，緣簿！

段义仁　什么叫緣簿啊？

張原有　就是在茶館兒，我交給你的那个本兒，上头貼着小紅帖兒的那个东西。

段义仁　就是在茶館兒您交給我那一个本兒，上头貼着……干啦，撂茶館兒啦。

張原有　什么，你撂茶館兒啦！你出門兒的时候，我还看見你揣在腰里哪！不行，我得翻翻你，到这时候，你撂茶館兒啦。(翻出来)这不是在这兒嗎？

段义仁　哦，就是它呀。

張原有　施主，緣簿在此。

傅罗卜　(写緣簿)傅罗卜写銀一百两。

張原有　多謝施主。

傅罗卜　家院，取銀子过来。(交銀。)

張原有　啊施主，我們在前方化来了整宝一錠，工程之上难以使用，望求施主換些散碎紋銀。

傅罗卜　取整宝过来。

張原有　是。——老道，拿我的銀子来。

段义仁　你哪兒有銀兒啊？

張原有　老道，拿我的銀子来。

段义仁　你穷瘋啦？

張原有　老道，拿我的銀子来。

段义仁　我多咱拿你的銀子啦！

張原有　你那个……

段义仁　假的啊？

張原有　嘿，你嚷什么啊，快点兒，快点兒！

段义仁　你告訴他，六十天还原兒①。

張原有　跟人說这个干什么！——啊施主，整宝在此。

傅罗卜　（向家院）与他們兌換。

張原有　多謝施主。（交換銀子。）

傅罗卜　（向家院）我們趲路吧！正是：我今施白銀，为母修桥行。

張原有　若遇見聞者，激發菩提心。送施主。

〔傅罗卜、家院同下。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哥哥！

張原有
段义仁　（同笑）哈哈哈……

① 从前有一种使假銀子的騙匪，其假銀系用鉛質制作，但过六十天后，仍化为鉛，故曰“六十天还原兒”。

張原有　这是化的。

段义仁　噢，化的。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哥哥！

張原有
段义仁　(同笑)哈哈哈……

張原有　这是換的。(笑)哈哈哈……

段义仁　呦呦呦，你瞧你們这項人，見过什么啊，你認識銀子嗎。咱們給他是六十天还原兒。他要是給咱們三十天还原兒的，这里面差着成色哪！你懂嗎！

張原有　对啊，这銀子他是老在行呀！——兄弟，你掌掌眼，要是不行，咱們赶紧找他去。

段义仁　拿来，拿来！(一面接銀，一面将托盘交付張原有)你瞧瞧，你哪兒懂得这个！

張原有　怎么样？

段义仁　哥哥，这是化的。(笑)哈哈哈……

張原有　是化的。

段义仁　哥哥，这是換的。(笑)哈哈哈……

張原有　是換的。

段义仁　哥哥！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笑)回見吧！(乘机溜走。)

張原有　嘜！别价，兄弟，还有我的哪！(追下。)

——剧終

統一書号:10069·135
定　　价: 0.32 元